【胜出】晨曦

灵感激发点：

个性社会的不平等引发的骚乱，个性药物的产生，个性究竟该不该存在。

年轻一辈的思考，老一辈的反思，连接光明与黑暗的复仇者与骑士，间接导致了矛盾激化，最终答案还是要追问每个人。

但毕竟晨曦已经来临。

故事核：

年轻的英雄们战胜了试图颠覆个性社会的复仇者，开始谋求彼此的理解，创造出更好的社会。

一波三折和支线人物：

1. 序幕

雄英众人升上高三，将要进行为期一年的研修，被分到各个英雄事务所。胜出两人同事务所，分别跟着前辈巡街，认识了新英雄鹰司苍叶。

伏笔：星火

感情线：胜出能正常对话，关系不再僵硬。

1. 暗流

轰遇到了棘手的敌人，个性未定，之后给绿谷发去简讯。绿谷去事务所想问前辈英雄，却遇到帮忙研发武器的影崎。

1. 骚乱

胜出被安排与鹰司组合巡街遇敌，一番战斗后令其脱逃，抓住路过的影崎进行威胁，反被影崎一枪制服。

重点：影崎和鹰司关系暴露。

1. 聚会

研修过去两个月，1-A组织了聚会，席间爆豪错喝了酒精饮料，绿谷将他送回宿舍时感情冲突。绿谷出久接近黑化的边缘。

伏笔：小英雄们发现不妙的苗头。

感情线：胜出关系转折。

1. 动荡

绿谷出久打开了心结，但星火开始在暗地里被大肆高价贩卖，无个性和弱小个性的人疯抢，由于副作用，使用的人变得精神不安定，并且容易心里成瘾，导致犯罪率提高，持续了数个月。

xx撞了绿谷出久，趁机将星火放在了他身上

制造困境，**无效化了所有人的个性**，逼绿谷出久喝下星火

绿谷出久犹豫

最终第三方势力破局，绿谷出久也按自己的意志选择了不使用星火

危机解除。

1. 正式宣战

前辈英雄们回忆起了当年的“黑暗时代”，即影崎的父亲，神代光引起的相同场面。白夜浮出水面，以星火为噱头，号召普通人加入，改变个性社会。

感情线：绿谷迷茫，爆豪变相开导（？）。

1. 出击

英雄们顺藤摸瓜，找到了白夜的总部，白夜首领神代渡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未能脱逃，同时在总部找到了大量星火和星火生产线，足以作为罪证。事实上是他手下的天才药剂师（影崎）背叛了他，一直在对他掩藏消息。

伏笔：神代渡是神代光同家族的宗弟。

1. 过往

影崎当年的个性检查被找到，根津揭露神代光旧事，绿谷等人察觉了影崎的真面目，在白夜被毁之后找到了影崎的研究所。**影崎已经制造出了个性无效化的药剂**，在用药剂阴了无防备的英雄们之后，白夜的核心成员用武力强行突围后隐藏了行踪。

1. 阴谋

影崎和苍叶视角回忆。星火是影崎继承了父亲的研究成果，又进一步开发出来的，在白夜建立初期故意泄密给了神代渡，并假意依赖他，让他成为白夜的首领。暗地里和敌联合接触，在制造混乱的共同前提下结盟并相互支持。

1. 白夜

因星火的生产线被切断，无法再获取利益，以及对个性无效化药剂的觊觎，敌联合找到并挟持了影崎，向她索要药物配方未果，影崎反抗。敌联合为试图将其洗脑作为研究工具以及造成混乱，在网上放出对其公开处刑的直播，并将她的一切揭穿。

1. 前行

鹰司察觉到影崎的去向，对事务所不辞而别，准备单独前去营救影崎，得知了真相的小英雄们主动前去帮忙。潜入敌人腹地后，被处刑的影崎讲述建立白夜的真实目的后，找到机会吃下了浓缩版星火，为英雄们制造机会，药剂过量导致双目失明，若干脏器衰竭。最终敌联合撤退，影崎被送往医院。

1. 晨曦

白夜引起了人们对个性的重新思考，影崎在医院接受治疗时根津前来向她道歉，她没有回应，在康复后和鹰司两人离去，小英雄们毕业，正式成为英雄。

原作信息：

在世界总人口的将近80%拥有某些“特殊体质”的超人社会的现在。

伴随着“超常”而爆发性增加的犯罪数量，加上国家对于彻底改变法律犹豫不决，有勇气的人们像漫画故事中那样开始了英雄活动。

对于“超常”的警戒。

对于恶意的防范。

转眼间就获得了市民权的英雄们在舆论推波助澜之下成为公务员，依自己的活跃得到相应的国家提供的收入和来自民众的声誉。

绿谷妈妈是个性第四代。

影崎：

研究者。

其父同样是研究者，致力于个性增幅的研究，但因为不成熟的研究成果被窃取并大规模生产，造成了严重后果。死前为了影崎不受自己的影响，将她送到了海外研究所，并收养了失去亲人的鹰司苍叶陪伴她。死后得到了“畏罪自杀”的污名，即使是受过其恩惠的英雄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他正名，最终成为所谓“黑暗时代”结束的标志。

从小接受的就是研究者的教育，苍叶则是进入普通学校，两人受影崎父亲的恩师海琳娜女士的照顾。

某天无意间发现自己的项链里有父亲留下的全部研究成果，同时得知了事情真相。从那时起她选择继承父亲的意愿，继续研制能够赋予无个性的人个性的药物。父亲要她不要怨恨，但真相成为了影崎心中的执念，她为自己更名影崎，在海琳娜逝世后，返回日本。

年轻有为的她成功开发出了药物，代价是成瘾和生命力。在了解到日本的无个性者生存价值稀薄以及强大个性者才能成为英雄的事实后，她决定彻底摧毁英雄社会，并阻断她认为的罪恶根源——对个性的观念。

有善恶观念，但是和自己要做的事情相比会毫不在意，是个会因为一束枯萎的花悲伤，也能面无表情地对他人开枪的人。

唯一在意的人是从小陪伴她的鹰司苍叶，但不会因为他而放弃自己的意图。

在认识雄英众人后，有所触动，虽然重新开始思考自己所作所为的意义所在，但并没有停止的意思。

最终认识到自己最想要的只是回到最初的幸福生活，放下仇恨和苍叶回到海外生活。

个性：无个性，或者说是超智商，使用星火后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人的思想。

样貌：银灰色近乎透明的眼睛，半长黑发，长相端正，是能露出各种表情的类型。表面上通晓人情，但是内心相反，会因为执念而丧失人性。

鹰司苍叶：

职业英雄。

原本有美满的家庭，但由于事故父母双亡，后被影崎之父收养。

在一起生活的过程中喜欢上了影崎，如果是为了她的话什么都愿意做，从小学习格斗技，单纯论体术来说近乎无敌，剑道也略有涉猎。

与影崎回到日本后进入英雄事务所，活动时间有限，但因为外表似乎人气很高。不工作的时候经常出没于影崎的研究所，在影崎偶尔开玩笑说要给他发薪水后，认真地回答了“不想让喜欢的人养着自己”这种话，反而让影崎哑口无言了。

被影崎辛辣地评价为只是为了自我满足而成为骑士的男人，本人却在不为所动地承认后，表明只会对影崎如此。

看起来是正常人，但实际上没有善恶观念，将影崎作为自己行动的最高准则。曾经在影崎研究过程中自愿成为活体实验品，影崎建立白夜后直言不想他插手，所以明面上只是作为影崎的护卫，暗地里却借工作之便收集英雄情报，并且将高额薪水以投资为名全部交给了影崎的研究所。

虽然表面上很平静，但会对接近影崎的人产生敌意，了解到对方是无害的事实后也会稍微放下戒备。比影崎更严重的沉默寡言，说话口气不太好，因为知道这一点所以在工作中并不太开口，和影崎倒是可以正常对话。

脑筋很好，但不是像影崎那样的天才，战斗嗅觉灵敏，被激怒后很可怕。

最终和雄英众人突入AFO据点救出了影崎，第一次产生了自己的愿望，向影崎诉说希望她能放下仇恨和自己一起过平凡的生活。

个性：盾。可以用类似念动力的原理制造屏障，但无法遍及全身。

英雄名：黑骑士

样貌：黑色碎发，暗蓝色眼睛，表情冷峻，容易留下不近人情的印象，可却有人类最典型的欲望心。

影崎愣了愣，转身看向对面站着的鹰司，他连战斗服都没来得及换下，只因为听说研究所被入侵就赶了过来，在发现是被影崎放出的假消息误导之后也没有任何怨言。

如果是平时的影崎，根本不会去在意这种事情，但今天是她心情难得糟糕的一天。

她眯起眼，“我先要说谢谢。”

鹰司认真地看向她，像是明白她接下去要说的不是什么好事。

“……虽然我早就这么觉得了，不过这么想说出来还是第一次。”影崎抿起唇来，表情生硬而冷漠，“你是觉得如果没有了你，我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吗？还是说，因为你的个性，你就想做个骑士了？”

她低低的声线极尽了嘲讽，“就算是那样，也不要用我来当借口，我很讨厌那种事情。”

语毕，她也没准备得到鹰司的回答，就回过头去继续做自己的事情。利用计算机，她有条不紊地下达着一条条的命令，誓要瓮中捉鳖，将那个几次潜进自己研究所的窃贼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训。

虽不会要他死，但底线也就只有这一条。

如果按照本心来说的话，她其实是想让这个家伙也尝尝身败名裂后绝望而终的滋味，因为很不巧，这个窃贼踩到了她最不可触碰的死穴。

盗窃。

接下来还要怎么样呢？也在她身上泼脏水，然后逼得她自我了断吗？

她的父亲到底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安排她的未来，又是用什么样的表情去主动拥抱自己的命运呢？

如果她知道的话，恐怕做出的事情会比现在还要彻底吧。

“四号位，封死除了后门以外所有的出口。”

“八号位把他放过去，逼他走那条路。”

“一号，在后门外待机。”影崎黑色的眼睛中划过一道暗沉沉的刀光，嘴角不自觉地扭成了像是在笑的弧度，“看到人影，就给他吃一梭子麻醉弹，泰瑟枪的配备也许可，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把他带到我面前来，只要留一口气就可以了。”

“为了不必让我做出令人遗憾的事情，请不要失败，相信大家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得到命令的白夜成员们在执行命令的同时，也不由得都捏了把冷汗。影崎的说一不二他们是领教过的，而这么郑重其事的告诫还是第一次，所以没人敢想象“令人遗憾的事情”到底会是什么。

训练有素的成员们依照影崎的指示，一一准备就绪，而影崎也暂时停下了命令，转而查看起了设施内部的监控录像。

这个沉默寡言的研究者，在这一刻拥有了捕猎者的眼神。

而一直一言不发的鹰司，终于开口发出了来到这里后的第一个声音，“……影崎。”

影崎敲打键盘的动作顿了顿，随即就恢复了常态，但那一瞬之间的迟疑显然无法瞒过职业英雄的眼睛。

鹰司几步上前站在了影崎身边，伸出手去，握住了影崎的右手。影崎没有说话，只是安静地扭过头去，目光笔直地看向他，依然面无表情。

“影崎，就像你说的那样，我是想做骑士。”

这么说着，他低下头，将影崎的手珍而重之地压在了自己左边的胸腔之上。影崎没有试图抽回手，反而将手摊开，感受着鹰司的心跳——和他的表情不一样，有些快，有些慌乱，有力得连她的手都要被震的颤抖了。

然后她听到了鹰司低哑的叹息声，“只不过，对象只有你而已。”

说完这句话后，他用力地攥了攥影崎的手，就转身离开了监控室，只将影崎一个人留在了那里。

“又见面了，绿谷同学。”

绿谷感觉有只手在自己肩上拍了一下，转头一看，越过沙发靠背站在自己身后的竟是见过一次的影崎。

和上次相比，她的脸上好像多了些血色，只是眼窝还是略显凹陷，细长的黑眼完全没有她脸上带着的笑意，透亮却冰冷。绿谷之前还从未见过这种好像被封冻起来一样的眼睛。

不过不管怎么说，她的态度还是友善的。

“影……影崎前辈，你好！”

绿谷略显局促地问候着，换来影崎轻飘飘地摆了摆手。

“我虽然不是无个性，但也比那好不了多少吧。”

影崎淡淡说着，将右手伸到了对方面前。那只手苍白又瘦削，皮肤却很细腻，确实是女孩子的手，却不知为何和她给人的印象有些违和感。

绿谷屏住呼吸看着，心里预感到有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就要发生了。

然后，就在他的眼前，影崎面无表情地将食指向后拗了过去。她的动作不快，但也不是很慢，就像完全感觉不到阻力一样，轻易违背了人体骨骼生来就有的形态。令人牙酸的“喀拉”一声响起之后，她松开了手。

“这这这……这是在干什么！？”

绿谷甚至都没来得及阻止，他已经彻底被这不合常理的一幕惊呆了。

影崎的意思是这就是她的个性，可看这个样子绝对不是没问题的吧？那根手指根本就是被她自己撅断了吧！这种事情……这种事情有什么意义？

“……现在可以了。”

随着影崎呼了口气，绿谷看到了，那根向后弯成不可思议的弧度的手指，又开始了动作。和原先相差无几，只不过，活动范围已经和其他手指交错开了。

如果是骨折，绝对不可能有任何动作的。

所以……

“你就理解成我的骨头可以强行改变形态吧，只要我想的话。”

爆豪一脚把椅子向外踢开，坐在了吧台前面，随便点了杯酒，然后皱着眉头一口一口地只顾喝酒。

他不喜欢这种地方。声色犬马，光怪陆离，舞池里不论男女老少都在扭动着身体，双眼迷蒙地寻欢作乐。这里充满着生气，但却是那种令人作呕，却又无法不被浸染在其中的生气，待得时间久了，会让人觉得脑子都快要坏掉。

有时会来，只不过是因为想暂时放弃思考。

毕竟在这里只要稍加掩饰，就没人会注意到他职业英雄的身份。只是偶尔会有人过来搭讪，心情好就随口回绝掉，心情不好他就用能杀人的眼神盯着对方看，那些软蛋们也都会知难而退。

而且，在这种地方，也不会遇到他生活的圈子里的人。

……本来应该是这样的。

然而现在，爆豪胜己盯着旁边显然已经坐了很长时间的青年，额角的青筋已经欢快地了起来。

“——为什么你这家伙会在这里啊？死鱼眼！”

“……”

青年过了三秒钟才慢慢转过头去看向爆豪，表情一如既往稀缺的要命，暗蓝色的眼睛和这里的人比起来，清明得少见。

正是前几天和爆豪出过同一个现场的职业英雄，鹰司苍叶。

鹰司看着爆豪像要咬人的样子，眨了眨眼，“你也是来喝酒的吗？爆心地……”

话还没说完，已经被爆豪抄起酒杯堵住了嘴，连着灌了他好几口才放开。做出这种无礼举动的人反而横眉立目的，像恨不得要揍鹰司一顿。

“在这种地方叫那个名字——你是傻逼吗！！！还是说故意的！？”

的确，虽然是在实习期，但两个人姑且都还算是雄英在校生，如果被发现在这种场所出现就是个大麻烦了。

鹰司挑了挑眉毛，将自己的杯子拿了回来，又在里面续上了酒。

爆豪看他这副闷嘴葫芦的样子也懒得和他多说，低声咒骂了句就自顾自地喝起酒来。

差一点。

只差那么一点！

绿谷眼睁睁地看着红发敌人堪堪闪过自己的拳头，然而就算只有这样，他也已经脱离了三人的包围圈了。

接下来的事态发展绿谷已经可以预想到了，这里是闹市区，敌人可以把随便一个过路人当做挡箭牌，或是直接威胁他们得以脱身。不巧的是在场的人并没有擅长远程攻击的人，只要拉开了距离，再想抓到那个人就很难了。

而现在离敌人最近的是——

准英雄人偶打了个寒颤。距离敌人不到五米的地方，穿着黑色风衣的普通人正莫名其妙地向这边张望过来，在看到他的时候脚步一顿。

是和绿谷见过面的影崎。

“混蛋！！快闪开！！！！”稍稍落后的爆豪也意识到了不妙，毫不客气地冲着影崎喊了过去。

可到底是晚了。

在影崎有动作之前，红发已经一把锁住了她的脖子，就如绿谷所想的那样把影崎挡在了自己身前，闪着寒芒的刀尖抵在她的喉咙上。

“哈！要是不想这个女人死的话，就都他妈给老子退后！！”

像影视剧里常有的老套对白，但他们还真就束手无策。绿谷听见爆豪烦躁地咒骂着，却也没有轻举妄动。毕竟依现在的情况来看，事关一般人的性命，由不得他们不小心谨慎。

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这样的办法在雄英的教师也提及过，总之先要稳住敌人的情绪，然后再伺机救下人质……

“放开她！”

“诶！？”

突然爆出的声音让绿谷眉角一跳，他下意识向声源看去，只见那面沉似水一步步向敌人逼近的人，却是他的第二位同伴，一直都沉默又冷静的鹰司苍叶。

“——给我停下！你没听见吗！？还是说你就这么想让这女人死？”

这样冒失的举动果然逼急了敌人！他一边拽着影崎向后退去，一边把刀牢牢压在她的皮肤上。影崎到底只是个研究者，似是想有所反抗，但又迫于力量差距而无奈地顺从了敌人的动作。

“想死的人是你才对吧……”

“鹰……不，黑骑士！请冷静下来！”

面对绿谷的劝阻，一身黑衣的骑士并没有听人说话的意思，此刻他的敌意与戾气已经达到了顶峰，暗蓝色的眼睛里混沌成了一片。

“把刀从她身边拿开你这个杂碎！”

鹰司断然大喝道，那凛然的氛围竟将敌人压得退缩了。红发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挟着影崎加快了后退的速度，影崎摇摇晃晃地退了几步，脚下似是被拉得一绊，踉跄了一步就向后倒去。

敌人被这突如其来地情况一激，血红着眼睛就将刀按了下去。

然而，异变也就在此时发生了。

原本该是失去重心的影崎猛地抬起左手挡住了刀刃，右手不知何时已经拿了一把掌心雷，反着手抵在了敌人的侧颈。

“什……么……？”

“别小看人啊，杂碎。”

冷淡的声音还未落下，影崎已经扣下了扳机。

“……我还以为是真的枪呢。”

绿谷看着被协警拖走的昏睡过去的敌人，苦笑着看向影崎，对方只是耸了耸肩，将掌心雷随手放到了风衣口袋里，看得绿谷又是眉角一跳。

“日本的持枪令很严格，这也算是擦边球了。”影崎顿了顿，看向正给她的左手缠绷带的鹰司，眉眼间添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柔和，“我是听说你有工作，可没想到这么巧，一会要不要一起吃饭？”

“哦。”

“稍微等一下！？诶？鹰司君刚才不是超生气的吗——不不不在那之前两个人其实是认识的吗？”绿谷因眼前的一幕吃惊的同时，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说个不停了，直到被爆豪怒骂了一句“混蛋书呆子给我闭嘴，啰啰嗦嗦的烦死人了！”才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影崎和鹰司对视了一眼，同时点了点头。

“这……这样啊……”

“这种事情还需要问！？这两个混蛋怎么看都是白痴情侣吧！！！”

爆豪不耐烦地一巴掌拍在绿谷的后脑上，挑衅似的瞪着剩下两个人。听了这话后，动摇的人反而是绿谷，他的嘴巴张张合合了几次，却也没能成功地问出想问的问题来。至于被无辜指摘的两人，倒是相当游刃有余地平静着。

“两个人……真的是……？”

“情侣吗，”这次影崎没有看鹰司，只是给出了模棱两可的答复，“也不完全是，要我来说的话，大概和你们的关系有点相似。”

“诶？”

“说什么鬼话！”

影崎眯起了眼睛，脸上竟露出了些难得的笑意，“——抱歉，我失言了。既然本人有异议的话，那就是我擅自理解的错，不要放在心上。”

这时鹰司也给她包扎好了伤口，轻轻松松地把她拉了起来。影崎拍了拍他的手肘，微笑起来，见她这副心情很好的样子，鹰司一直紧绷着的脸这才放松下来。看来不管怎么说，他刚才担心的样子也不是假的。

“那么，我们就先失礼了。”

鹰司是在半夜惊醒的，他刚从睡梦中挣脱出来，就听到了隔壁房间传来的奇怪声音。“咚，咚咚……”像有谁在不断地敲地板似的，他揉了揉眼睛，坐起身来先用两只脚在地上找拖鞋，左脚被地板冰得一个激灵后，才和右脚一样潜进了毛绒拖鞋里。

拖鞋在地板上蹭着，这个男孩有点气愤地向隔壁走去。

隔壁住着“那个家伙”。鹰司不喜欢她，他清楚地记得那是从他还没见到她的时候就开始的，即使他也明白那不是她的错。

至于为什么鹰司要和她在一起生活，原因其实也很简单。鹰司的双亲去世的时候他还不记事，因为没有亲戚愿意收留，就被送到了福利院。在那里生活了大概一两年后，在一个天色阴霾的日子里，他有了一位意外的访客。

“那个家伙”的父亲，他叫他神代先生。

神代先生把他带出了福利院，他也有了一个新的家，有他，有神代先生，还有“那个家伙”，或者说，神代先生的女儿。

他不愿意叫她的名字，不仅在心里称呼她“那个家伙”，对话时也只肯叫她“喂”。即使和她相处的时间要比神代先生要多得多，他还是更喜欢温和忧郁的神代先生，而不是这个脾气不太好的家伙。虽然她有双很漂亮的银灰色眼睛，比同龄人懂得更多，也因为鹰司比她小而容忍鹰司一切挑衅的行为，可鹰司还是不喜欢她。

因为她有神代先生，而鹰司什么都没有了。

鹰司走到了她的门前，有些疑惑地看着紧闭着的房门。现在明明是天气闷热的夏天，每晚睡觉为了通风都是不关门的，他也没有多想，一把推开了门。

“呼……”

一阵风从他身边掠过，将他向里吹了几步，他稳住身形眯着眼看过去，却一下子呆住了。

房间里的拱形窗户大开着，将白色的细纱窗帘吹的起起伏伏，看上去像两只上下翻飞的大手，马上就要将鹰司攥在手掌心一样。他打了个冷战，就在甚至抑制不住想要逃跑的冲动时，发现了在窗户下倚着墙坐着的人。

之所以没有第一眼就发现，也是因为她都快被窗帘盖住了。

说来也奇怪，在看到她的时候，鹰司心里的那些恐惧就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气愤和些许不安。

“喂……喂！这么晚了你不睡觉在干什么呢！”

“咚。”

一直断断续续的声音终于停止了，看来就是这个家伙一直在敲地板。鹰司不耐烦地走上前去，想看看她到底在发什么神经，但是，随着他越走越近，却看见了她苍白的脸。

和那低垂的苍白的脸上，反射着月光的透明的水珠。

“你——怎么了？”

鹰司蹲下身，虽然放缓了语气，可声音还是很生硬。但他已经做得很好了，他从没见过这个家伙哭，现在脑子里根本是一片混乱。

她慢慢抬起了头，游移着将视点放在了鹰司的脸上。鹰司几乎是被那双眼睛惊得无法呼吸了——他一直知道她的眼睛很漂亮。浅淡的银灰色，透明的晶体中总像蒙着一层薄雾或是细纱，可因为主人经常性的情绪冷淡总是少了些光彩。但现在那淡漠的眼睛中积聚了一潭湖水，月光在其中碎成了千万块玻璃，脆弱，又压迫性的美丽。

“苍……叶……？”

她的表情有些恍恍惚惚的，声音也变得沙哑了。可她只是张着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鹰司，“父亲他……去哪里了？”

鹰司有点想笑。原来是想神代先生了吗？没想到这家伙也有这么可爱的一面。可他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放下心来，直觉告诉他有什么不对。这家伙不是那种无理取闹的人，那么是做了不好的梦了吗，而且，她的手里好像还攥着几张纸，那又是什么？

总之，他还是老实地顺从心意试图安抚她。

“海琳娜奶奶不是说过了吗？神代先生他在日本工作很忙，不过圣诞节的时候应该能抽出时间来……”

“不对。”

女孩的唇角挑起了一点点，同时大滴大滴的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这让鹰司甚至没办法因为她打断自己而生气。

不仅如此，他好像也被那种缠人的不安感染了。

“父亲他，已经不会回来了。”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不会回来……那位神代先生？那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他是知道的，就算……就算神代先生不想要他了，也不会抛弃这家伙的。这家伙真的明白神代先生有多重视她吗？居然，说出这种不能原谅的话来！

鹰司刚想愤怒地吼她，右手就被握住了。那只手冰冷彻骨，冻得他哆嗦了一下。

然而这完全比不上她接下来说的话。

他听到她异常平静的声音这么说着，“父亲，死了。”

简单的几个音节，轻易就把鹰司拖下了冰窖。他张开嘴却无法说出话来，只能感觉到右手被握得越来越紧，女孩的目光毫无温度，就和她的手一样。

“苍叶，我没有父亲了。”

她像是怕鹰司没有听明白一样，又重复了一遍，每一个字都生硬地扎人。可鹰司明白，现在他感受到的疼痛，会成百上千倍的返还给说出这句话的人。在这个仲夏夜，她俨然已经成为了一种游魂，再没有什么能把她束缚在这世界上了。

“你想……从这里跳下去吗？”鹰司以为自己会执拗地问清神代先生的事情，可话出口后，却变成了他也想象不到的样子。他不该这么说的，可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对他很重要。

女孩明显地愣了愣，她看着鹰司的眼神好像多了点生气，但更多的是一种超越她年龄的克制。这下子鹰司更明白了，她一定是这么想过，所以才大半夜的大开着窗户，倚在那里敲地板。

“你不能那样。”他用力反握住女孩的手，又重复了一遍，“你不能。”他一时间找不到理由，只能用恳切的眼神看着女孩。

“苍叶……”

“你也想抛弃我吗？神代先生食言了，所以就连你也要离开吗！就因为我讨厌你？其实你也讨厌我才会这么做吧——你一直一直都在……都在演戏……”

“苍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女孩颤抖的声音停住了鹰司的无理取闹，刚才还那么冷静的声音，现在却像风中的落叶，还带着哭腔。“我不知道……我读了很多很多书，海琳娜老师教的事情也很努力地学了……可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父亲死了，父亲不会再回到我身边了，从今以后我只是一个人了。我睡不着觉，可晚上不睡觉还能做什么？我又去看书，但一点都看不下去，我……苍叶……我——”

这是她第一次对鹰司坦言自己的无知。

鹰司的脑子很乱，但他还是勉强抓住了自己的思绪。毫无疑问的，他已经陷入了痛苦的深渊，对方也是一样，可在听完那番脆弱的自白后，他的心中不知为何升起了一种微妙的优越感。

有个卑劣的声音在对他低语：看啊，这个什么都懂的家伙也有说着不知道，向你求助的一天。就算是一无所有的你，也有能够强过她的时候，这不就是你一直想要的吗？

他知道那就是他自己。

男孩在哭泣的女孩看不见的地方挑起了嘴角，暗蓝色的眼中泛起一种偏执的色彩。他一把抱住女孩瘦弱的肩膀，第一次叫了她的名字。

“还有我在你身边，你不能离开我。我会帮你做一切你想要做的事情，我会一直在你身边，我对你发誓，我绝不会离开你。”

那种孩子气的誓言，他信守至今。

“为什么要做到这种地步？”

鹰司坐在床上，看着正在书桌前读着一份英文资料的女孩，低声问着。

“总有一天我是要回到日本的，如果还用原来的名字很容易会被发现，父亲说不希望因为他的事情而影响到我。”女孩的话音顿了顿，又若无其事地继续说了下去，“而且，影崎这个名字不是也挺好吗？我还挺中意的。”

因为你根本没有品位可言。鹰司盯着她的眼神直白地传达出了这种信息，可女孩完全没有看他，这让他有点泄气，却也无奈。

也是，你能指望一个除了学术什么都不在乎的人多有品位？

“……可是海琳娜奶奶希望你留在这里。”

“苍叶，”女孩——现在应该叫她影崎了——轻声叫着鹰司的名字，止住他的话头后又沉默了好一会才继续说下去，“我是要回去的，而且，你也一定会跟我一起回去，我没有说错吧。”

这回换成鹰司沉默了。

没错，他是要回去的，他在日本遇见了神代先生，而这位改变了他命运的人居然被冠上污名，不明不白地死在了那里。他想去找到真相，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希望影崎也和他一起。

在他的心里，影崎更适合留在这里，每天在研究所枯燥而充实地学习，成年之后就在里面工作，过着平静的生活。只有这样，他才能放心离开她，而且也不会是永远，最后他一定会回到她身边。

可鹰司当然算错了。神代先生是影崎的父亲，他鹰司尚且心有不甘，作为血缘亲人的影崎怎么可能将这件事抛在脑后，心安理得地活下去？

不过，算了，这样他们也就不用分开了。

“当然，你根本没错过。”鹰司叹了口气，将自己埋进了柔软的被子里。

“因为我和你一直在一起，所以这种事情还是明白的。”

影崎终于将书合上了，她起身坐到了床边，低头看着鹰司躺在那里，依旧是面无表情的样子。鹰司却觉得她似乎有点烦恼。

“等到回去之后，你想做什么？”

“大概，先要回家看看吧。”影崎低下头看着自己撑在床上的手，微微眯起了眼睛，“不知道还在不在那里，希望我能找到吧。”

鹰司看着她的样子，突然觉得难过。于是他伸出手去，抓住了影崎的手，影崎愣了愣，再看向他的时候眼神有几分茫然。这让她看上去像个小孩子了，鹰司这么想着，就更加用力地握住了那只手。

“苍叶……？”

“你自己也说了吧，我是要和你一起的，找不到我就陪你一起找。”鹰司坐起身来，认真地看向影崎灰色的眼睛，笑了起来，“无论你想做什么，我都一定会在你身边，就算你赶我我也不走。”

鹰司说的话都是真心的。影崎当然明白，所以她理所当然地哑口无言了。

她只有鹰司这一个朋友，而这个朋友又被赋予了亲人一样的意义，这让她有时候也会疑惑，究竟该怎么去与他相处。最后是相处带来的亲密感让她不再去思考，她想把他当弟弟一样对待，可在这种时候，鹰司又显得比她更加成熟。

（抱）

“这还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您，欧鲁麦特先生。”影崎看着欧鲁麦特笑了起来，明明她才刚脱离危险，却是一副轻松的样子。但不知为什么，她的笑容却没能传达出开心的情绪，欧鲁麦特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一时竟不知该说些什么，只能随着她笑了起来。

“哈哈哈，没有受伤吧，影崎君？”

“托您的福。”影崎微微点了点头。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刚刚被从敌联合巢穴中解救出来的人，她都显得太过于冷静了，明明身上伤痕累累，却还交接着遵循律仪的话语。可她望向欧鲁麦特的那双近乎透明的眼睛，瞳孔深处不知为何积聚了些许阴影。“但是恕我直言，您这么做完全是无意义的，先生，不如说让我留在那里才是最好的。”

欧鲁麦特一滞，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个年轻的研究者，如果说刚才还只是微薄的感觉的话，那么影崎现在的话语传达的则是彻头彻尾的敌意。

“先生，您是最强英雄，是和平的象征，甚至可以说是您的存在让这个疯狂的世间勉强维持着正轨，这一点毋庸置疑。”毫无保留的赞美话语从影崎的口中源源不断地流露出来，她的笑容冷彻，但所有话语却都没有一丝虚伪之情，完全是发自真心。“然而，您不是万能的，当然，这世界上不会存在万能，我深知这一点。对我来说作为研究者，科学毫无疑问是至高无上的，但就算是这样，我们还是会犯错。”

“……研究者？”

“没错，您好像想到了什么。”

啊啊，确实。欧鲁麦特露出了像吃下黄连一般的表情，这么说来，影崎给他的感觉确实有些熟悉。不仅如此，她所说的“犯错”，也让最强英雄有了糟糕的预感。

“先生，像您这样的英雄曾是我的希望。不仅是我，那个人也一定如此。”

终于，从影崎的话语里出现了第三个人，这反而让欧鲁麦特有种松了口气的错觉。但很快他就明白，这是多么严重的错误了。

“那个人是天才，但他并没有妄想踏入神之领域。那只是个错误，不，那‘本该’只是个错误的。”影崎撑着摇摇晃晃的身体站起来，笔直的脊梁像棵挺拔的松树，她的目光像两把利刃，仿佛在逼问着世间一个答案。“他想纠正错误，可没人给他机会先生，就算他拼命抗争，也没能敌过世间的恶意。最终，在那一天，他走上了二十七层高的楼顶——”

“影崎君？”

“——跳了下去。”

影崎咬出了最后四个字眼。欧鲁麦特以为她哭了，可不管怎么看她的眼中都是干涸的，一侧眉毛微挑，脸上甚至还带着未犹的笑意。

“最强英雄，为什么您没能像对别人那样，也给那个人带去一点希望呢？哪怕只有一点，他也不会选择在那天离开吧。还是说是因为我的原因吗？是被诅咒了的我的原因，才会让他在那一天，在我十岁生日的那天死去。”

这几乎是给了欧鲁麦特当头一棒。一直以来隐隐有之的预感终于成真，他依然有些无法接受。他怎么会不知道影崎说的是谁呢？他当然知道，并且倒退回十几年，那个人的名字在英雄社会中甚至可以说是无人不知，只是现在已经无人提及。就算是曾经身处漩涡中的人们，也只会在提起时用“黑暗时期”来替代，而一切的源头正是那个人。

那位天才的个性药物学家，一度被冠以神之名的男人，神代光。

他最后的凄凉下场占据了多家媒体的版头，然后就像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烟消云散了，只剩那些亲身感受过黑暗的人们心中的隐隐畏惧。

直到现在，欧鲁麦特从影崎的口中再次听到了他。

——不，不仅如此。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欧鲁麦特曾跟着师父见过神代光一面。在不知道对方就是那位天才的时候，欧鲁麦特对他的印象，只是一位温柔的人。他不善言辞，目光中总是带着淡淡的忧郁，倒像是位诗人。欧鲁麦特再次看向沉默地站在面前的影崎，一时间有些失语，明明是截然不同的两个身影，却在他的眼中慢慢重叠在了一起。

大约，是那寄宿着强大意志的双眼吧。

“影崎君——不，应该称呼你，神代小姐吗？”

回应着欧鲁麦特的询问，影崎摇了摇头，“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神代小姐了，在您面前的只是影崎。”

她漠然说道。

神代光之死：

二十七楼跳下自杀。死前脑内被植入微型炸弹，在停止运作的那一刻炸开，使所有情报都无法被提取。死于三十七岁。

“影崎小姐……？”

“巧克力是用来戒烟的，但没什么必要了。”影崎咬着烟卷，安静地笑了起来，她银灰色的瞳孔和青灰色的烟雾几乎要溶解在一起了。

“对现在的我来说，这条性命已经不需要再有片刻的延长了。”

“……！！！”

“没关系的，不是什么值得这么大反应的事情。”迎接着难以置信的眼神，影崎抬头看向深蓝色的夜空，“——而且，这也是我的悲愿所在。”

但是，在那之前，无论如何也要……

对绿谷出久来说，如果否定使用星火获得个性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就否定了过去无论如何都想成为英雄的自己。他从来都是撞了南墙都不愿意回头的人，走到如今，不是因为他跨了过去，而是因为欧鲁麦特在墙的另一边为他打通了道路。若非如此，他面临的结局又能比那些人好到哪里去？

不一样，在他心中帮助他人和成为英雄的分量相同，他绝不会为了成为英雄而轻贱任何人的生命，除了他自己。

“对想要的东西出手有什么不对？”

“最强英雄，十四年前你没能带给那个人光明，现在你来到我面前，我也已经没有能看到你的眼睛了。我知道的，这不是宿命，而是对我没能理解父亲的惩罚。但我不后悔。”

影崎说着，第一次露出了安稳的笑容。

“很抱歉迁怒于你，但我从没有恨过你。”

“你醒了？”

“……你是谁。”

“雄英的校长——嗯，这么说或许你也没什么印象，不如换种自我介绍的方式吧。”影崎把头转向声源之处，尽管知道没什么用处，她还是习惯性地慢慢睁开了那双现在只剩下一片云烟的眼睛，等待着这位陌生客人的下文。“初次见面，我是根津，是曾受过你的父亲性命之恩的人——嘛，虽然我是只老鼠啦。”

但根津的笑话并没能让影崎露出第二种表情。

“是吗。”

“绿谷君最想要的是什么呢？”

“成为英雄吧。”

“哈哈哈哈哈……没有想到吧？把自负个性强大的你们耍得团团转的人居然是个弱小的无个性。”男人脸上慢慢渗出了钢针般的笑容，毫不留情地将原先包裹在他身上的那层优雅戳破了，就算身着高档的西服，此刻他也再不会被看做上等人了——那份扭曲的执念让他重归了在泥水中挣扎的模样。“贵安，鄙人正是星火的研究者，你们要找的人。初次见面，不胜荣幸。”

在留给他最后的疯狂中，男人折了折腰，用彻头彻尾的侮辱态度行了个礼。随后他站直身体，望向从英雄们堵住的门中透进来的，似乎永不可及的光芒。

“这场游戏是我们……神代渡一方输了。正如你们所见，我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研究者，不值得你们这么戒备。”他的视线从不敢有些许放松的英雄们身上转了一圈，